

故宮文物月刊第三十六期

院藏傳包 資料述例

●馮明珠●

一 前言

有人認為，中國傳統式的傳記，平鋪直敘，像一分較詳細的履歷清單，既沒有掌握傳主的性格，也未能適切描述傳主曲

闊，曲折感人，可歌可泣。他們甚至將心理學運用到傳記寫作，對傳主性格的形成，作大膽的分析論述。這樣的傳記，好比是掌握了傳主的靈魂，自然引人入勝。這種見解，自然有一部分的道理，然而，若僅就中西傳記形式的不同，便作出



圖八：〔李文忠公奏報原任四川總督戰功摺〕、〔曾文忠公奏報原任四川總督履歷並奏議〕及三等封冊之面。

折的生平。即便是叱咤風雲的歷史人物，經中國史家娓娓寫來，也變得不愠不火，毫不生色，讀來索然無味，無法動人。西方的傳記則常與文學結合，傳記學家透過生花妙筆，將傳主一生寫得絢麗壯

「西是中非」的論斷，那就太不瞭解中國傳統史學了。歷史雖然是記載「人事」，但個人在歷史裡就微不足道了。上自帝王將相，下至山林隱士，會出現在中國歷史裡，都是藉他這個人，來敘述一段史事，在這種所

謂「以人繫事」的傳統裡，歷史人物的性格、血肉就變得不重要了。倒是他所經歷的某段事跡，才值得中國史家大費筆墨。這也是中國綿延數千年的一部正史，上起〔史記〕，下迄〔清史稿〕，列傳均佔了絕大篇幅的原因。瞭解了這項史學原則，也就不會將中西兩種不同類型的傳記任意作比較了。

中國史學雖然向有修傳的傳統，但正史裡的列傳到底是怎樣修成的？負責修正史的史館如何搜集傳主資料？史官又以何種態度修傳，似很少有史籍專門介紹。非常幸運的，在本院圖書文獻處收藏的四十萬件檔冊中，有一批清國史館遺留下來的傳包、傳稿資料，這批珍貴的史料，可以解答以上的問題。現在先從「傳包」說起。

二 何謂「傳包」

所謂「傳包」，是清國史館為了纂修人物列傳，所索取搜集的各種傳記資料，以人為單位，各自歸納成一包，故稱「傳包」。因此，不同的人物，其「傳包」內容也各自不同，但通常會包括：各部宣付史館的片文、履歷片、履歷清冊、事蹟清冊、事跡冊、戰功冊、計聞、哀啓、咨文、祭文、年譜、行狀、行述、奏稿、文集及傳稿冊等。就這些資料的來源分析，大致可歸納為三個方面：

(一)來自各政府機關、衙署
當一個人物，他生前的事功被朝廷肯定

惲祖翼

趙老爺 熙纂輯
何老爺 作猷覆輯
劉老爺 啟瑞再覆輯

。面封之包傳爲此，「紙包」包傳翼祖惲 一圖

劉東璋

今老爺 纂輯
夏老爺 啟瑞覆輯

此信已詳函送
惲大人後看後即寄回奉

。紙包」包傳璋東劉 二圖

，便由皇帝傳諭內閣，宣付史館，立傳表揚。內閣奉諭後，便會行文到各相關的機關、衙署，諸如吏、戶、禮、兵、刑、工六部，軍機處及地方上總督巡撫等，咨取與傳主有關的資料。各機關、衙署奉諭後，便會將傳主的資料，造冊咨送國史館。例如，傳包裡的「履歷片」，就是由吏部將立傳人的出身及升遷黜陟經歷，造送國史館修傳備用。其餘的履歷清冊、出身清冊、事略清冊、事功清冊等，性質與履歷片大致相同，只是製作的衙署各異，多是由地方（如總督、巡撫、知縣等）造送國史館的生平履歷清冊。

（二）來自民間或傳主家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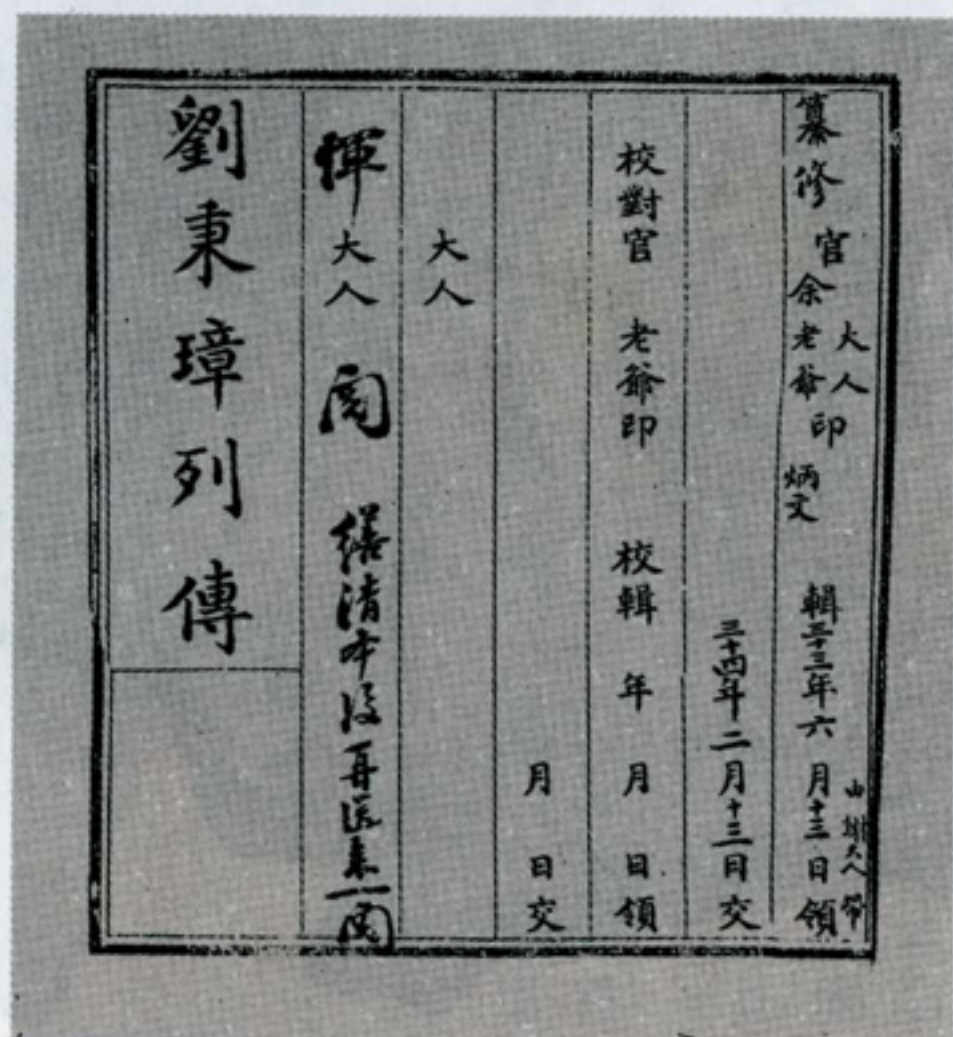
傳包裡的行狀、行述、訃文、哀啓、年譜、祭文、文集、墓誌銘等，多是國史館尋訪所得，或由傳主家屬呈送備查的。這批來自民間的傳記資料，保存了相當豐富的史料。

（三）國史館所輯事跡冊及傳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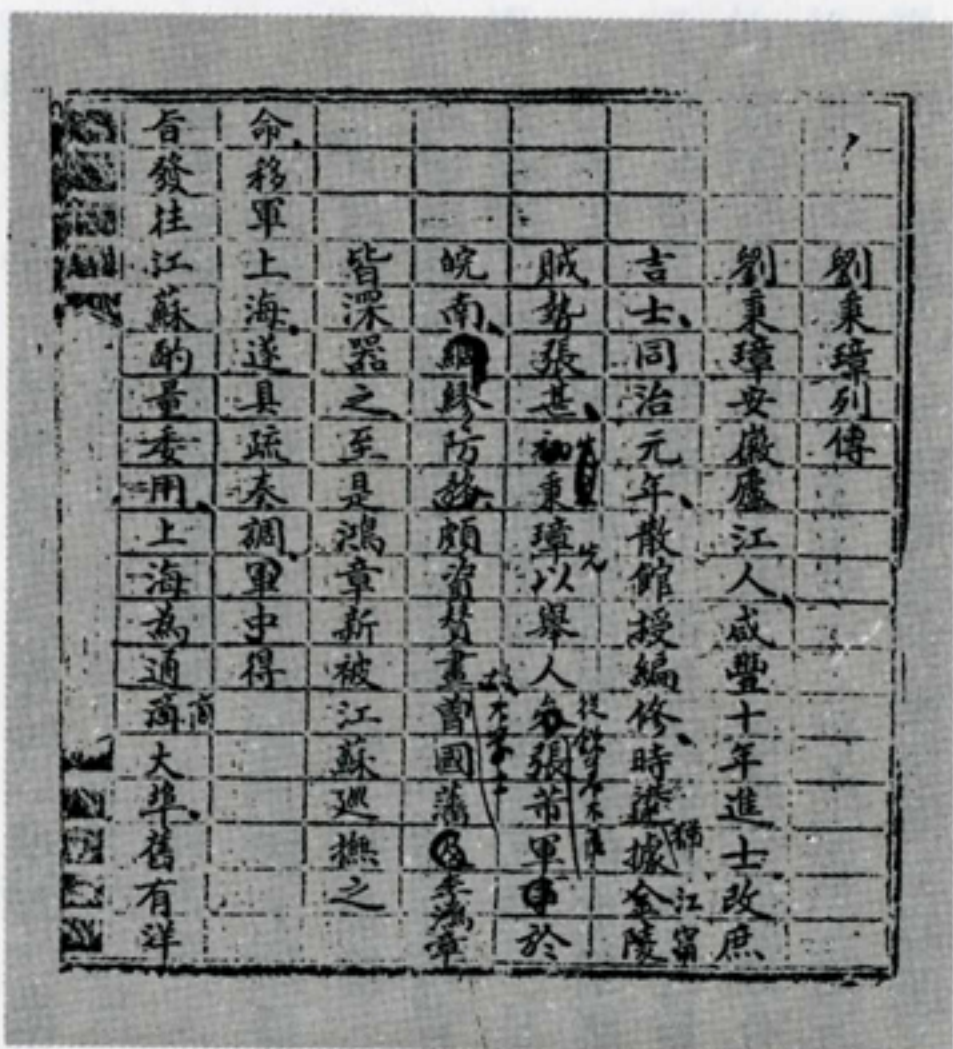
傳包裡的「事跡冊」，通常是據上諭檔、月摺檔、外紀檔、廷寄檔、剿捕檔、議覆檔及起居注、實錄、本紀等各種官方檔冊、文書摘錄而成，按年、月、日次序裝訂成冊。當然只摘錄與傳主相關的事情。「傳稿」，則是國史館史官修纂成的列傳原稿，通常一個傳包裡擁有兩、三冊，也有多達六、七冊者。從這些「傳稿」，可瞭解國史館修傳的經過。



。A一頁及面封，本稿格紅小字元乾，〔傳列璋秉劉〕 三圖



。本格藍紫館史國，〔傳列璋秉劉〕 四圖



。A一頁，本格藍紫館史國，〔傳列璋秉劉〕 五圖

劉秉璋列傳

余炳文纂

故宮博物院所藏傳包，以道、咸、同、光四朝為主，共計三千五百三十二包，是極珍貴的傳記資料。以下就從「傳包」的包裹紙談起。

三 從「包紙」到「傳稿」談修傳經過

「傳包」的包裹紙（以下簡稱「包紙」），本來只是用來包裹傳記資料的普通紙頭，並沒有什麼特殊意義。不過，今日看來，包紙上簡單的記錄，卻告訴我們許多前清國史館修傳的訊息。

例如（圖一）惲祖翼傳包包紙（寬八

八公分，高五八公分）上載：「趙老爺照纂輯、何老爺作猷覆輯、劉老爺啓端再覆輯」。也就是說惲祖翼傳，是經由三位國史館纂修一再搜集而成。按〔欽定大清會典〕規定，國史館的「老爺們」（纂修），大多是點過翰林的飽學之士。而輯傳包的「老爺」，通常也就是列傳的執筆史官。在惲祖翼傳包裡，有三本「傳稿」，作者分別為趙熙、何作猷、劉啓端。

（一）〔大臣惲祖翼傳〕，三山齋小紅格本（按：

所謂「三山齋小紅格稿本」，是作者依稿紙版心上印有「三山齋」字樣及小紅格命名，目的在便於區分不同的稿本。

清國史館通常是用這種稿紙纂修列傳最初的稿本，因此，凡是三山齋傳稿，均可斷為該「傳」的最原始稿本，其特色是內容遠較其他稿本為詳，因為其他傳稿多據此刪節修輯而成。三山齋稿紙，

每面八行，每行十九格。），共九十九頁，封面上載「趙熙初撰」。

（二）〔惲祖翼列傳〕，國史館紫藍格本（按：凡國史館所修列傳的覆輯本或定本均用此稿紙，本文稱紫藍格，是作者依稿紙色彩命名，目的在便於介紹不同的稿本。紫藍格稿紙一面八行，每行十九格。），共六十五頁，據三山齋小紅格本刪改覆輯而成。據包紙上的記載，此傳稿當為何作猷所覆輯。

（三）〔惲祖翼列傳〕，國史館紫藍格本，封面上載「劉啓端覆輯」，共五十頁，據前述何作猷稿再刪節修改而成。

圖二，是劉秉璋傳包包紙，高五八公分，寬八八公分，上載：「劉秉璋，余老爺炳文纂輯，夏老爺啓瑜覆輯。此傳已詳閱，送惲大人復看後即寫副本。」也就是說，劉秉璋列傳是由余炳文纂輯，

夏啓瑜覆輯，憚大人最後修改而成定稿。

我們再看劉秉璋傳包裡的四本傳稿：

(一)「劉秉璋列傳」，余炳文纂，乾元亨小紅格稿本（按：此名稱亦依稿紙版心印有「乾元亨」字樣及色彩定名，每面六行，行二十格。國史館列傳初纂本所用稿紙並無定例，三山齋、乾元亨即為其中兩種。唯本院所藏傳包中的初稿，以三山齋稿本較多。）二十四頁，封面

奏為義行可風擬奏陳請

宣付史館以彰苦節而資觀感事竊臣自上年履任即聞堂邑義勇武七郎武訓積資興學能入所難光緒十四年九月間前撫臣張曜奏請建坊給予樂善好施字樣奉

旨著照所請禮部知道欽此欽遵在案又查接管蒙卷山光緒三十年署臨清直隸州知州莊洪烈堂邑縣知縣王福曾署能陶縣知縣向植舉稱崇堂邑縣人武七郎武訓父宗禹母崔氏幼失怙隨母行乞所得食必先其母人皆稱孝七歲母病歿武七仍行乞自恨不識字不讀書見鄉塾兒童就學輒尾隨其後學兒頗厭辱之則大憤誓必教人人讀書識字於是晝則行乞夜則讀書或為人寫米麥得一錢存之他人或予餅餌食其殘者而市其完者得錢亦存之漸積漸多先為縣署所給繼而里黨欽其行乃為存教生息開數十年共積至萬餘串先在堂邑柳林某捐置地畝設立義塾次至館陶見僧人了證在楊二庄設塾喜其同志資助幾三百十以贊其成已而至臨清設塾於史巷光緒二十二年四月病歿於臨清年五十有九今臨清城西有武訓義塾即乞人所建而州人以其名名之者也訪諸耆老余武訓行乞三十餘年未嘗費一錢甘一飯或勸置妻室感然曰有妻則有子

圖六 山東巡撫袁樹勛奏武訓事蹟請宣付史館抄摺部局

一頁，無封底，為劉秉璋列傳的初纂本。（圖三）

(二)「劉秉璋列傳」，國史館紫藍格本，十八頁，封面底各一頁，有刪改痕跡。根據封面、封底的記錄（圖四），以下的解釋應當是合理的：纂修余炳文是在光緒三十三年六月十三日，領得劉秉璋傳包資料開始纂修傳稿，三十四年二月十三日初稿完成交回。同年二月二十日，夏啓瑜領余炳文初纂稿覆輯，二月二十

有違誤緣由理合恭摺具陳伏乞
皇上聖鑒謹
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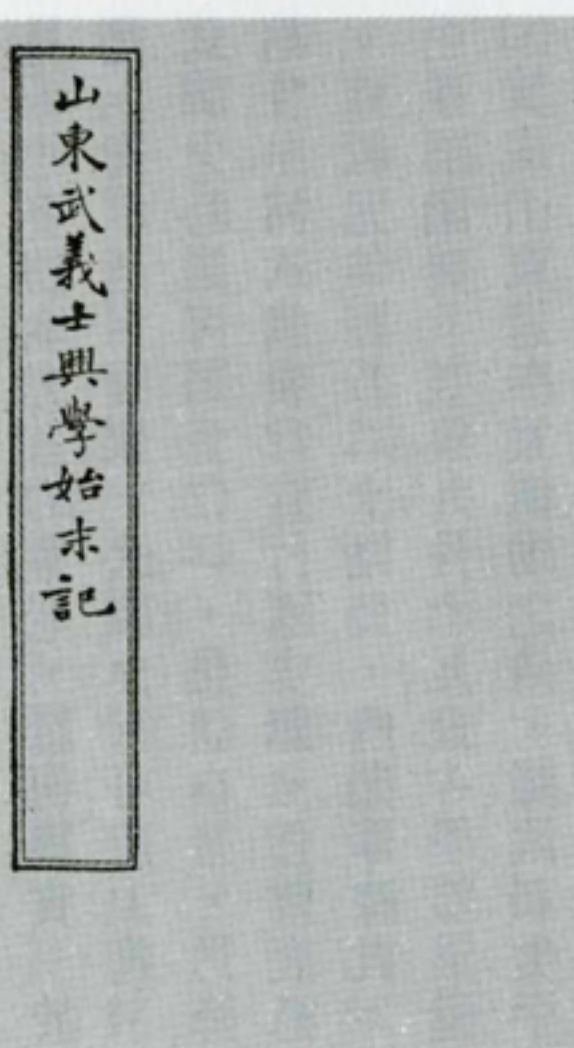
學部為欽奉事宣統二年九月十九
日本部議覆山東巡撫奏請將捐
學義勇武訓
宣付國史館立傳一摺奉
旨依議欽此相應恭錄
諭旨刷印原奏咨

圖七 學部議覆義勇武訓學興事蹟請宣付史館抄摺部局

六日交回，由憚大人最後作修改校閱。為了慎重其事，憚大人閱後批示：「繕清本再送來一閱」。（按：「大人」，當是國史館總纂的尊稱。「欽定大清會典」載：總纂，滿洲四人，漢六人。）

(三)「劉秉璋列傳」，國史館紫藍格本，十六頁，封面底各一頁，有刪改痕跡。此傳稿即前述稿①的「繕清本」，頁數比稿①少兩頁。傳稿上仍有修改痕跡，即為憚大人再閱時的批改。（圖五）

(四)「劉秉璋列傳」，國史館紫藍格本，十三頁，無修改痕跡，封面上載：「憚大人閱過」。此稿本為稿③的繕清本，即



圖八 封面

（山東武義士興學始末記）

圖九 附所武訓像
（山東武義士興學始末記）內

包紙上載的「副本」。也就是劉秉璋傳的定稿。

以上所述兩例，當可瞭解前代史官修史的審慎態度。據作者平日翻閱本院所藏的傳包、傳稿，一篇列傳經過三、四次修改，只是尋常狀況，有的甚至經過七、八次修改，才成定稿。

四 義丐武訓傳包

首先選擇武訓傳包介紹，是因為武訓只是一名乞丐，沒有顯赫的功名，他的行乞興學義風，今日雖然聞名遐邇，但在他的生活的光緒年間，卻只有山東幾個縣份流傳而已，清國史館的史官們，又怎麼會想到為他立傳呢？這可就牽涉到國史館立傳的程序了。

一代王公將相，生前勳功偉業，早為皇帝賞識，死後皇帝下詔宣付史館，立傳表揚，自是理所當然。但一些地方官吏、山林隱士、孝友烈女或儒學義行之輩，皇



稿格紅小齋山三，〔傳列訓武〕 ○一圖
。A一頁，本

將設立臨清史巷的學校，命名為「武訓義塾」。

保甲章程
保甲之設古人所以稽奸究逆亂萌正本清源法良意美迄於今日不以為煩擾難行即以為迂闊寡效蓋名存而實亡久矣黃給諫六鴻曰保甲之安撫視乎其法保甲之興廢視乎其法苟以簡明切要之法得實心任事之人未有行之而不效者也豫省地大物博人民煩庶軍興以來內外交訌閭閻受害良深今雖四境肅清而餘孽未盡加以

A一頁〔程章甲保〕 二十圖

早在光緒十四年的九月間，山東巡撫張曜為了表彰武訓的義行，曾上奏賜建「樂善好施」的牌坊。到了光緒三十年，也就是武訓死後八年，臨清、堂邑、館陶三縣的地方官（臨清直隸州知州莊洪列、堂邑縣知縣王福、署館陶縣知縣向植），為了怕武訓的義行為世人所淡忘，曾聯名上稟山東巡撫，希望將武訓義行立案備查。到了光緒三十四年，新任山東巡撫袁樹勛接管案卷，知道了這件義行，為了慎重起見，他查訪地方上的耆老，證明屬實，於是上奏朝廷，推崇「武訓之行可謂大義，武訓之心則可謂至仁」，懇請皇帝，恩降綸音，將武訓義行宣付國史館，立傳表揚。宣統元年五月二十九日，內閣奉硃批，由學部議奏。翌年九月十九日，學部議覆，贊成山東巡撫袁樹勛之請，將武訓生平事跡宣付史館。這就是清國史館為武訓立

官鄂二十年由臺局握司道篆手製公牘甚多同人借其散失因請付梓事皆居官所當為而官書文字詞義淺近固無足存內惟開塘角河移夾板船報襄河水等事或尚於民生有益幸卯署臬時與陳右銘方伯商定懲辦教匪查拿國痼各章程稟白大府立見施行首要各犯以次擒獲誅鋤愈多則保全愈眾群以止辟以義行仁亦有合於孟子所謂不忍人之政歟爰錄若干篇勉付剞劂祖翼庸鈍之質學問薄淺慮一人名利之途志氣未定趨向易惑會於乙亥出都時設誓正陽門關聖前以貪枉為戒以利濟為法迄今如左監
驅怨齋
右史瀛藻不敢踰越過此以往未知所戒所法果否益淫厲而擴充之則仍未能自信也光緒甲午陽湖俚祖翼謹跋

跋〔識偶游鄂〕 四十圖



圖三 錢鼎銘列傳，本稿纂初館史國，〔傳列銘鼎錢〕

武訓小傳、墓誌銘等。

(四)「武訓列傳」，吳庭芝輯，三山齋小紅格本，共四頁，詳載武訓一生事跡。(圖十)

五 錢鼎銘傳包

談過了清國史館修傳經過，現以幾個傳包為例，簡介一下傳包裡的特殊資料。

錢鼎銘，字調甫，江蘇太倉人。道光二十六年舉人，從父錢寶琛在湖北辦團練。太平天國事起，錢鼎銘曾助江蘇巡撫薛煥力保上海。同治元年，投效李鴻章陣營，先後參與平定太平軍及剿滅捻匪的軍務，受到李鴻章與漕運總督張之萬的賞識，同治十年薦擢河南巡撫。光緒元年卒，諡敏肅。

在錢鼎銘的傳包裡，共有九件檔冊，其中三件值得特別介紹：

(一)「錢鼎銘列傳」，國史館初纂稿本，共三十二頁，封面底各一頁。特別提出這本傳稿冊介紹，是因為該冊上有眉批，

勸民積穀條規

一穀石須廣為捐備也常平義社諸倉由來已久顧自兵燹以後儲峙蕩然規制急難恢復惟有勸民積穀儲諸公所以備不虞統一邑中按其地畝之多寡分別上中下戶計地一畝捐穀若干由官發給印簿交公正紳耆督同鄉地妥為勸辦或數十石或十數石多至數百石少至數石數斗大者一二千石為一倉小者五六百石

圖三十 勸民積穀條規〔規條穀積民勸〕



圖九十 張之萬〔行定未述〕

凡非纂稿者文字，均一一註明所本。(圖十一)計眉批上開列的資料有行述、墓誌銘、奏摺、曾國荃陳陳事跡奏摺(光緒元年八月)、保甲章程、勸民積穀條規、捕蝗要訣圖說等。

(二)「保甲章程」(圖十二)，錢鼎銘著，石刻本，共五頁，封面封底各一頁。錢鼎銘親自領導湖北團練，參與軍務多年，他的「保甲章程」，當然是研究清末保甲制度的珍貴資料。

(三)「勸民積穀條規」(圖十三)，錢鼎銘著，石刻本，共六頁，封面底各一頁。錢鼎銘鑑於兵燹連年，地方糧倉空虛，遇有亂世災荒，政府根本無法救濟，於是想出一套平常勸民積穀的方法。這篇論著，是研究清末社會經濟極佳的資料。

六 惲祖翼傳包

談到經濟史料，惲祖翼傳包中的四冊「疆忍齋奏牘」便不能不介紹了。

惲祖翼，字崧耘，一字叔謀，江蘇陽湖人，同治三年舉人，入實錄館出任謄錄



圖五十一 浙游續識封面及一頁A

浙省各屬應徵地清正耗銀兩浮收勒折應查明
銀洋時價核與原案分別減定詳文
為詳明通飭事案查浙省各屬經徵錢糧浮收勒折積弊甚深同治年間省城奉設清賦總局查明各屬徵額按照舊徵折收錢糧除應解正耗銀兩及本衙門一切用費以外尚餘錢數一概刪減核定每兩實徵銀錢抄冊飭遵並聲明以後銀價如漲落太多應完正耗仍准隨時酌定惟平餘不准再加一面將各府屬裁減各款總數及酌留平餘詳由分次
奏報在案茲據金華府守備承廉縣舉人應萬選金華縣職員金華元等各以糧價浮收上控查同治肆年

。書成議敘，以知縣用，累擢至道員。惲祖翼有財經特長，一生經歷也與經濟事務相始終，他歷任軍需局、善後局、牙釐局、營務處、鑄錢局、銀元局、槍礮局、湖北鹽法道、督糧道、按察使、江漢關監督、布政使。他以濟變之才，一再得多位封疆大吏如李鴻章、何璟、彭祖賢、卡寶第、涂宗瀛等保薦，終於在光緒二十六年調補浙江巡撫兼兵部尚書銜，二十八年六月初四病故。

在惲祖翼傳包裡有四冊論著，都是極有價值的經濟史料：

(一)「鄂游偶識」，是惲祖翼在湖北任官時的奏牘（光緒十五年至二十年），共五十五頁，跋一頁，封面底各二頁，版心印有「疆恕齋」字樣。（圖十四）

(二)「浙游續識」，是惲祖翼任職浙江布政使時的奏牘（光緒二十三年至二十六年），共九十八頁，跋兩頁，封面底各兩頁。（圖十五）全書內容多與浙江經濟事務相關。

(三)「疆恕齋奏牘」，是惲祖翼在浙江巡撫任上的奏牘（光緒二十六年至二十七年），共三十三頁，封面底各兩頁。書本無名，「疆恕齋奏牘」是作者根據版心印有「疆恕齋」字樣及書中內容所杜撰，為便於介紹。（圖十六）

(四)「浙省錢漕減浮釐捐核實細數備考」，其內容共分三部分：浙江通省州縣額徵地丁核定徵數、浙江通省州縣漕項各款核定徵數、浙江通省各局卡額外盈餘細數。全書共四十七頁，封面底各兩頁。（圖十七）

謝授浙江巡撫 恩並額請 陸見權
奏為恭報 臣接受撫篆日期叩謝
天恩並額請
陸見仰祈
聖鑒事竊 臣於光緒二十六年十月初四日承准軍機處電開本日奉
旨浙江巡撫著惲祖翼補授欽此即將接印日期迅速電復等因旋於初九日准前撫 臣劉樹堂委員將浙江巡撫關防暨兩浙鹽政印信並
王命旗牌文卷貢送前來當即恭設香案望
闕叩頭謝

圖六十 疆恕齋奏牘一頁A

七 劉秉璋傳包

劉秉璋，字仲良，安徽廬江人，咸豐十年進士，同治元年調入李鴻章軍營，參與軍務。先後從曾國藩、李鴻章平定太平天國與捻亂。光緒十年，中法戰爭爆發，當時劉秉璋正任浙江巡撫，他親督水師，沿海布防，在鎮海沿岸築長牆、置地雷，並調兵輪、紅單師船，據險設防。他終因設防周嚴、調度有方，在光緒十一年，大敗法軍，這也是中國自鴉片戰爭以來，中外戰役中，唯一的一場勝仗。光緒十二年，他以戰功，擢四川總督。督蜀的幾年中，屢次平定四川境域裡的盜賊、土司之亂，政績卓著，加太子少保銜，後因濫舉被劾罷歸。光緒三十一年卒。

劉秉璋以翰林院編修出身，而成一代名將，獲賜「振勇巴圖魯」勇號，可以說是文武全才的人物，死時却是白身一名，因此與他有同鄉之誼的兩江總督周馥，便上摺奏報他一身的事蹟，並以「宿將凋零，殊深惋惜」，請求皇帝加恩開復革職，並以總督例賜卹。光緒三十一年八月二十三日奉上諭，准周馥所請，並將劉秉璋生平功績宣付史館。

在劉秉璋傳包裡，除傳稿外，仍有四冊資料，非常值得我們注意：

(一)「李文忠公奏報原任四川總督戰功摺」，同治元年至五年，劉秉璋正追隨曾、李勦太平軍與捻亂，這本史冊是將五年

來李鴻章奏報劉秉璋戰功的奏摺、硃批抄錄成冊，共七十七頁，封面底各一頁，錄有二十四份奏報，是瞭解太平天國與捻亂的直接史料。（圖十八）

（二）〔曾文正公奏報前任四川總督戰功摺〕，共七頁，封面底各一頁，抄錄有兩份曾國藩的奏摺。（圖十八）

（三）〔前任四川總督履歷並奏議〕，共兩冊，一冊一百三十九頁，一冊一百三十七頁，封面底各兩頁。其內容，前載劉秉璋履歷，後為劉秉璋任川督的奏摺。兩冊所錄奏摺，大同小異。

八 張之萬傳包

張之萬，字子青，直隸南皮人，道光二十七年狀元（一甲一名進士），從此平步青雲，歷任學政、內閣學士、巡撫、總督、尚書、大學士、軍機大臣，最後出任上書房總師傅，成了皇帝的首席老師。光緒二十二年卒，享年八十七歲，贈太傅，諡文達。

張之萬傳包中的遺集、年譜、行述，值得在此介紹，因為這是傳包中非官方的資料。

（一）〔張文達公遺集〕，光緒庚子仲春京師同文館印，共四卷，上下兩冊，內容包括張之萬的詩、奏議、序、記、書、題跋等。

（二）〔行述未定稿〕，繕寫本，共三十七頁。行述，是為人子孫恭述先人事跡的著

浙江通省州縣額徵地丁核定徵數	
杭州府	
仁和縣額徵地丁實應徵銀五萬六千三百一十三兩零現定民里每兩核減錢一百一十文實徵銀二千八百五十五文計居原額三分之二共實減錢四千一百二十三千三十五文惠區每兩仍徵錢二千三十文民惠率算每兩實徵錢二千六十七文	錢塘縣額徵地丁實應徵銀二萬八千六百三十三兩零每兩核減錢五十五文共實

圖十七（浙省錢漕減浮釐捐實數備考）

作，屬家傳性質。在本院所藏傳包中，是尋常的資料。但大多為刊印本，這本是「寫本」，而且為「未定稿」，可能是國史館搜集資料倉促，行述尚未付印。

（圖十九）

（三）〔年譜稿〕，上下兩冊，繕寫本，上册五十頁，下冊九十八頁。（圖二十）〔年譜稿〕的尺寸大小與字跡，俱與〔行述未定稿〕同，當是同一來源。在〔年譜稿〕下冊封面上載有：「年譜稿二本，其二、三卷不在手下，一時難覓，其事蹟於行述稿內，亦略見一斑，敬祈大筆表章，曷勝感激。」透過這段文字，年譜及行述當是張之萬家人呈送國史館的。由此可證，國史館搜集傳記資料，除了行文各相關衙署要求咨送外，並向傳主家屬採集。先人有幸被宣付史館立傳，做子孫的當然樂意將家中資料傾囊呈送，這就是傳包裡行述、行狀、年譜、文集、遺集、墓誌銘、神道碑等資料

的來由。

九 結語

本院所藏清代人物傳記資料極豐，除了三千多個傳包外，另有八千多冊「傳稿」，分別來自清國史館與清史館（民國三年成立，修〔清史稿〕的機關），這些傳稿中，計有三萬多篇列傳，分別是一萬四千九百多位清代人物的傳記。本文限於篇幅，未便再作介紹，他日若有機緣，當另撰專文誌之。（文中所述之傳稿，僅是傳包中的傳稿。）

年譜稿二本，共二三卷，不在手下，一時難覓，其事蹟於行述稿內，亦略見一斑，敬祈大筆表章，曷勝感激。

五年丙寅五十六歲
春正月吳公昌壽回軍務被議降調
李公勳年為河南巡撫
秋八月補授漕運總督
十七日奉
上諭調補漕運總督毋庸來京請
訓時准軍機處方玉昌有
旨著遵奉前旨迅赴新任
九月晤兩江總督曾公國藩於周口行
營時曾公為欽差大臣駐周口曾公玉